

人文茶座

如此“读书万卷”不可取

耿磊

近日,某平台上一则打假“读书博主”的视频火了,讲的是该博主一年读完700余本书,书单列出来足有四五米长。有观众感慨,日均看完两本书,还要整理提炼分享,即便不吃不喝不睡,也是一项浩繁工程,对于该博主是否真读过这些书,不禁产生一个大大的问号。

打开社交媒体平台,类似“三分钟读完一部名著”“五分钟讲透一个学科”的博主不在少数,点开只见千篇一律的“故事梗概”“金句摘抄”,或是配以AI(人工智能)生成的图片、音乐。当“万字解析”都已算得上是稀缺的“深度”内容时,阅读正在被一种“知识快餐”所侵蚀。

在快节奏的现代生活中,人们渴望通过阅读来缓解本领恐慌、找到精神寄托,却又被时间短缺所困。最近一次的全国民众阅读调查报告显示,2024年我国成年国民人均每日读书时间为24.41分钟。对大多数人而言,这微薄的阅读时间,还得打碎在匆忙脚步的间隙中。这恰恰为“三分钟读书法”提供了滋生的土壤,这种看似低时间成本获取更多知识的“捷径”,就成了一些人缓解知识饥渴的灵药。

人工智能技术的飞速发展,或对这一类“知识快餐”推波助澜。将一部数十万字的名著投入大模型,几分钟便可生成一段脉络清晰的梗概,有的还能配上生动的讲解视频。然而,这种高效的“阅读”方式,却如“蠹鱼食书”,只留下满腹纤尘,未曾汲取其中精华。试想,将《红楼梦》喂给大模型,迅速生成的故事梗概或许能告诉人们贾府的兴衰荣辱、宝黛的爱情悲剧,却无法传递字里行间透出的冷静观照人生的现实主义思想;那几段“好句摘抄”或许能概括黛玉葬花的情节,却无法让人体味“侬今葬花人笑痴,他年葬侬知是谁”吟哦时的凄切与孤傲。这些文字背后的情感涟漪、人性幽微与美学意境,唯有在字里行间反复咀嚼、涵泳玩索,方能体会。

读书的价值,远不止于知识的习得,更在于心灵的浸润与情操的陶冶。阅读是一种深度体验,它能够带领读者走进不同的世界,感受文字背后的情感与思想。人们通过沉浸式阅读,与作者进行跨越时空的对话,获得内心的宁静与满足。这种过程无法被简化,也不能被替代,因为它承载的是个体与书籍之间独特的精神联结。当阅读变成了一种机械化的信息提取,那些细腻的情感、深刻的思想以及文字的美感便会被剥离,留下的只是苍白的框架。这样的“阅读”不仅无法缓解焦虑,反而可能加深内心的空虚感。

由小观大,数字化时代,信息如海,我们面对的不仅是信息过载,也有“信息茧房”的围困。若只满足于被“投喂”高度浓缩的“知识快餐”,我们的思考力与洞察力有可能在“即时满足”的温床中日渐萎缩。

朱熹有言:“读书之法,在循序而渐进,熟读而精思。”在他看来,读书若不“嚼烂”便如囫圇吞枣,不仅无益,反伤脾胃。他所倡导的“未得乎前,则不敢求其后”的治学读书方法,正是对抗浮躁与敷衍的良方。

阅读是一场从容且笃定的修行。不求于速而在其深,不问于形而问于心。在“三分钟读书法”大行其道的今天,我们更需重拾这份从容,循序渐进,熟读精思,在文字的密林中漫步,在思想的深海里潜游,让阅读真正成为滋养灵魂的甘泉。

谈艺录

一次向大地与生命的致敬

胡歌

“雪山不语,自有风骨;草木无言,自有生机。”这是我在拍摄《生命树》前期准备的时候,读到的一句话。多杰用一生告诉我们,真正的强大从不是征服与对抗,而是将我融入天地,守护万物共生的秩序。

《生命树》的底色,是三江源的苍茫与厚重,是一代代生态守护者以生命守护净土的赤诚。多杰这个角色,并非悬浮的英雄符号,他扎根于真实的土地,更映射着索南达杰、扎巴多杰两位先辈的精神风骨,他们是可可西里真正的守护者,也是我理解角色、走进角色最重要的精神坐标。

索南达杰和扎巴多杰终其一生守护的,是高原的生态秩序与自然法则,这份跨越岁月的执着,源于他们内心深处超越个体生命的精神力量。

这份力量植根于雪域高原的文化信仰,他们生于高原、长于草原,敬畏自然、万物共生的理念早已融入血脉。这份力量也源于对自然法则的深刻认同。他们深知,人类只是自然的一部分,而非主宰。面对盗猎滥采的破坏行为,他们挺身而出,不是出于一时的热血,而是源于对生态平衡的清醒认知。更重要的是,这份力量来自对人类未来的责任担当。他们守护的,是世代生息于此的生灵。当一个人将个人命运与比生命更广阔的存在相连,置身于文化信仰、自然法则与人类未来的责任之中,便会生出无所畏惧的勇气。

对我来说,参加《生命树》的创作,不仅是一次角色塑造,更是一次对人与自然关系的深刻反思。人类从来不是自然的主人,而是自然的一部分。10多年的环保志愿者经历让我愈发懂得,人与自然最美好的关系,是共生、共荣、相互成全。就像三江源的牧民,世代与草原、牛羊、野生动物相伴,在漫长的岁月里获得了与自然和谐共处的生存智慧。

扮演多杰,也是我重新理解“生命”与“传承”的过程。先辈们用生命点燃的火种,需要我们一代代传递下去。多杰背负着家园的期盼,在风雪中行走,在孤独中坚守,他对白菊和巡山队员的爱护,是要把自己没走完的路,交给年轻人继续走下去。多杰的纯粹和坚定,也鼓舞着每一个心怀敬畏、肩负责任的同行者。而《生命树》的意义,也在能让更多人看见平凡守护者的光芒,让人与自然共生的理念扎根在每一个人的心底。

与《生命树》的相遇,是一次向大地与生命的致敬。未来,我仍会带着这份谦卑与敬畏,继续行走、继续创作,让生命之树常青于大地,常青于人心。

(作者为电视剧《生命树》中多杰的饰演者)

本版责编:何思琦 版式设计:沈亦伶

铁轨上流动的书香

人文观察

大凉山『小慢车』设置书屋,把书送到孩子的身边

本报记者 何思琦 游仪



尤其是各类名著。

“我最喜欢的是《红岩》,小学时在学校读过,七年级时又重读了一遍。那些革命者很伟大,没有他们,我不敢想现在生活会是什么样。”吉克陈学有些害羞,说完低头看了看书。

在大凉山,像马雪琳、吉克陈学这样的孩子还有很多。他们踏上这趟求学列车,来到移动书屋,阅读便成为一条能够抵达远方的路。那些书页里的故事、故事里的力量,悄悄融入他们的成长,成为前行的底气。

吉布日哈给孩子们推荐的是《钢铁是怎样炼成的》,“保尔面对困难不低头、迎难而上的精神,他那份坚持与勇敢,可以给我们每个人都带来力量。”

他给孩子们一人发了一张便利贴,让大家写下新学期的心愿。

有人写得飞快,有人望着窗外思考。不一会儿,车窗玻璃上贴起了一张张便利贴,小小的心愿排成了一排——



都有热心的列车员过来给我找座位。当时就在想,要把这样的温暖带给更多的人。”他说。

2017年,吉布日哈回来了。穿上制服,他成了在小慢车上服务的人。从被守护,变成了守护者。

后来,车厢里多了两个书架。

读者在哪里,书就在哪里。他回忆说,“当时孩子们特别兴奋,在书架旁叽叽喳喳地挑选起自己喜欢的书,我看着特别高兴。最大的区别是流动性和温度。车厢里的书,

跟着铁轨行驶在大凉山深处。孩子们回家、上学的路上,拿起一本书,就是打开了一个新的世界。这是一辆充满希望和梦想的摆渡车。”

2024年,吉布日哈从师傅手里接过接力棒,成了列车长。

“以前当列车员,守好一节车厢就行。现在要眼观六路、耳听八方,看到谁需要帮助,就马上过去。”吉布日哈说,“责任更重了,但能为沿线老百姓做的事也更多了。”

上午11点10分,小慢车抵达西昌站。学生们陆续下车,站台上一下子热闹起来。走出车站,大部分孩子的目的地是喜德瓦尔学校。

瓦尔学校党总支副书记、副校长苦乐华,也是小慢车载出来的孩子。

“没有小慢车,我们是没办法走出来的。”在苦乐华自己的求学路上,小慢车也伴随多年——从小学被选拔到喜德县里的民族班开始,读中学、大学,往返都是坐小慢车。

瓦尔学校现有学生2000余人,其中彝族学生占比99%,大部分学生来自喜德县,每周家校往返一次。学校在保证课时课程开足的前提下,调整每周五作息,配合列车时刻,只为让孩子们回家的路更方便。票价最低只有2块钱的小慢车,成了孩子们求学路上最坚实的依靠。

一辆小慢车,照亮了一代代学子的求学梦。苦乐华走过的路,他的学生们仍然在继续。

“走出大山,考上大学,到了学校打算应征入伍。”这是瓦尔学校高二学生黑吉布都的心愿。从家到学校,在坐上小慢车之前,他还要步行、坐车,早上六七点出门,到学校已经下午1点。这段路很漫长,但他自己并不觉得。

小慢车上的孩子,被载出大山,却从未忘记大山。他们用自己的方式,守护着后来者的求学路、追梦路。

小慢车上的移动书屋,沿着铁轨延伸着,为大凉山带来书香,也把大凉山的故事带向远方。苦乐华说起当年上学时,一条总在雨季被冲垮又年年重修的泥巴路,现在早已不在。寒来暑往,在成昆铁路上奔跑了半个多世纪的小慢车,如今正伴着书香,载着孩子们,驶向人生的远方。

图①:停靠在西昌南站的小慢车。

田维鹏摄

图②:在3号车厢读书的瓦尔学校学生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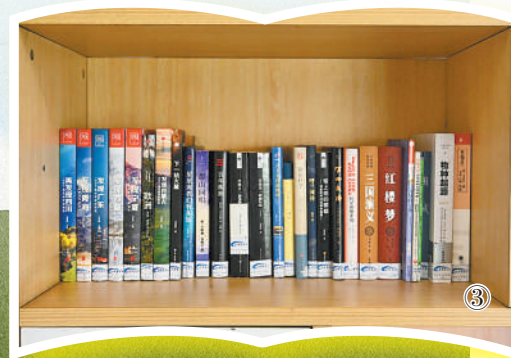
周泽平摄

图③:小慢车上的阅读书架。

周泽平摄

图④:吉布日哈带着孩子们一起为新学期加油打气。

韩旭刚摄



小慢车钻出隧道,阳光又涌进车厢。吉克陈学轻轻翻过一页,继续读着。

质朴的读书分享会

求学路上多一本书的陪伴

“大家好,我是本次列车的列车长。书香伴旅途,今天,我们为你们准备了一场读书分享会……”吉布日哈的声音温和有力,孩子们纷纷抬起头。

脚步丈量不到的地方,文字可以。对于大山里的孩子来说,书本是跨越山海的眼睛,能让他们看到更远的天地,也能给予他们直面困境的勇气。

第一个站起来的是初三学生马雪琳。“今天,我想和大家分享的是老舍先生的长篇小说《骆驼祥子》,它讲的是人力车夫‘祥子’的一生起落……”早上7点,马雪琳从普雄站上车,约4个小时的车程,她习惯来到3号车厢,每次都要从书架上选一本书来读,

尤其是各类名著。

四川大凉山,成昆铁路喜德站。几声悠长鸣笛漫过山坳,5633次列车缓缓驶入站台。

往返普雄和攀枝花间,全程近10小时,沿途25个车站逢站必停,最低票价2元,当地人亲切地称这趟列车为“小慢车”。它穿行于崇山间,掠过一座座彝族村寨,车身绿色涂装上,“彝乡情”三个字格外醒目。

“周边老百姓都靠咱这趟小慢车出行、上学、卖自家的农产品。”喜德站站站长石友愿说,从成昆铁路开通它便在,有半个世纪了。

小慢车慢,却托得动走出大山的脚步;小慢车小,却装得下飞出大山的梦想。

这几年,车上多了一座“移动书屋”——车厢里添了书桌,加了书桌。坐在桌前读书,偶尔抬眼,只见窗外的大山,一座接着一座往身后掠去。

小慢车伴着书香跑在成昆铁路上,也载着求学的孩子们,跑向比大山更远的地方。

特别的3号车厢

过去是人找书,现在是书找人

“幸福喜德,彝族老家”。走进喜德站,一幅墙画首先映入眼帘。点点村寨隐在层叠群山中,是大山最本真的模样。

9点刚过,候车大厅里早已站满了人。推行李箱的、挎竹篮的、背着蛇皮袋的,而最多的,是背着书包、穿着校服的孩子。他们三三两两结伴,轻声说笑,大多要去往西昌——5站路,1个多小时车程,这是求学路上的必经之旅。

14岁的吉克陈学站在人群里,她来自喜德县两河口镇瓦库村,是一名初二学生。一周回一次家,对她而言,小慢车从不是普通的火车,而是风雨无阻的“大校车”。

9点半左右,站台大门缓缓打开。随着两声清脆的铃声响,小慢车正缓缓靠近。乘客们陆续上车落座,9点50分,列车平稳启动。

吉克陈学径直走到3号车厢,放好书包,来到车厢前部的书架前,取出一本《红星照耀中国》,拉出窗边的椅子,在阅读书桌前坐了下来。和她并排的还有3名同学,他们已经坐好,或捧着书看得认真,或埋头书写,为新一周学业做准备。车厢里十分嘈杂,可书桌前这方小天地,却让人心静。窗外是连绵的山,一层叠着一层,火车钻过一个隧道,暗了,又亮。

“千淘万漉虽辛苦,吹尽狂沙始到金”“咬定青山不放松,立根原在破岩中”……车厢隔上,挂着一句句格言警句,无声地滋养着每一颗年轻的心。

“这节车厢和别处不一样,是我们专门打造的学习车厢。”列车长吉布日哈介绍,“一共4个车体,每辆车上都有200册左右的图书,并根据库房的书籍类型进行定期轮换。”整齐的书架、能容纳近10人的阅读书桌,和墙上的格言警句一起,组成了穿行在大山里的移动书屋。

近年来,四川省图书馆、中国铁路成都局集团有限公司成都客运段等共同打造“彝乡情·慢火车”悦读新空间,以成昆铁路5619/5620次、5633/5634次两对公益性“慢火车”为载体,结合沿线学生、乡亲出行服务需求,在3号车厢上设置学习车厢。

孩子们坐车求学、乡亲们赶集出行,随手就能翻开一本书,获得一份安静的滋养。

“截至目前,我们累计向慢火车投放共计8800册,其中8000册是中小学教辅资料,根据沿线实际需求配置,另外800册是文学、历史、旅游、科普类图书。”四川省图书馆流通阅览部主任刘柳介绍,“我们还根据反馈定期进行轮换,让图书常换常新。”

“与其建一个偏远又不便维护管理的固定书屋,不如让书跟着人流动起来。这样既接地气,又可持续。这就是移动书屋最初的构想——让阅读搭上车、跑起来。”四川省图书馆馆长王龙说。

将铁路运输优势转化为文化输动能,正是让优质文化资源直达基层、破解基层文化供给难题的关键突破口。

凉山彝族自治州教育基础较为薄弱,很多孩子除了课本,课外读物接触得较少。慢火车跑一趟,相当于一个小型图书馆从身边经过,填补了孩子们课外知识的空白。

车在山里,书在车上,人在途中,阅读就在当下。

“过去是人找书,现在是书找人。搭乘着慢火车,图书到达了最需要的人群中,这是我们服务理念的改变和实践。”王龙说,“阅读是静态的,大多时候靠自我沉浸、自我体验。同时也需要氛围,需要环境,需要一场恰到好处的相遇。”